

DUKU

读库

060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库 0602 / 张立宪主编. —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6

ISBN 7-80716-243-0

I. 读… II. 张…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7946 号

读库 0602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出版人: 刘霆昭

地址: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 20 号

邮编: 100734

电话: 发行部: (010)85204603(外埠)、85204612(本市)

总编室: (010)85204653

电子信箱: txcbzbs@bjd.com.cn

印刷: 中煤印刷厂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645 × 925 1/16

印张: 20

字数: 320 千字

定价: 30.00 元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目 录

特 稿

-
- | | | |
|-------|--------------------------------|-----|
| 1-38 | 启蒙年代的歌声 | 李太山 |
| 39-51 | 故宫改建计划始末 | 王 军 |
| 52-66 | 人类不可能再发生这等奇迹
写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展来华前夕 | 陈丹青 |
-

人 物

-
- | | | |
|---------|---------------|-----|
| 67-99 | 一个人、一份报纸和一个时代 | 梁由之 |
| 100-101 | 蒋介石之人生观 | 张季鸾 |
| 102-103 | 我们在割稻子 | 张季鸾 |
-

书 乡

-
- | | | |
|---------|------|-----|
| 104-134 | 小话西游 | 刘 勃 |
|---------|------|-----|
-

乐 坛

-
- | | | |
|---------|--------------------------|-----|
| 135-153 | 几个女生的欢喜悲
台湾校园歌曲三十年(上) | 公 路 |
|---------|--------------------------|-----|
-

影 苑

- | | | |
|---------|------------|----------|
| 154-168 | 十七年间的爱情 | 小 于 |
| 169-179 | 话外之音 | 魏君子 |
| 180-193 | 享受优秀的好莱坞烂片 | 赵 强 / 编译 |
| 194-203 | 对手戏 | 杜 嘉 |
-

札 记

- | | | |
|---------|---------------|-----|
| 204-230 | 非洲，我的非洲 | 柳 桦 |
| 231-241 | 历史的短信息 | 程灵素 |
| 242-245 | 另一种翻译 | 老 六 |
| 246-249 | 词语笔记
隐秘的辛酸 | 黄集伟 |
-

文 本

- | | | |
|---------|--------|-----|
| 250-313 | 戊年记忆 | 影像志 |
| 314-317 | 我们没有失忆 | 陈晓卿 |

■ 启蒙年代的歌声

■李太山

国民第一资格高，年纪无老小，讲求学问不辞劳，
知识开通早。

一、学堂

唐河是汉水支流，顺江而下，一叶轻舟可以从襄樊入汉水，一直通往汉口。1904年，九岁的冯友兰和弟弟妹妹一起，随着妈妈，从河南的唐河县，去往武汉。冯友兰的父亲是清光绪戊戌年（1898年）的进士，候补了六年才在武汉的新式学堂得到总务长的职务。

从小小的唐河，到汉水，再到浩浩荡荡的长江，是冯友兰一生中第一次远行的经历，轻舟激水让一百年前的小男孩既新奇又惶恐。七十六年后，在他的回忆录里，还记下了过长江时的所见：“船家一听说要他开船过江，吓得惶恐万状，说他这船从来没有进过大江。经过说服，他勉强答

应了，但是嘱咐大家，把窗子都关上，一句话都不要说。”（《冯友兰自述》）

长长长，亚洲第一大江扬子江。源青海兮峡瞿塘，蜿蜒腾蛟蟒。滚滚下荆扬，千里一泻黄海黄。润我祖国，千秋百岁，历史之荣光。

（《扬子江》，1904年，沈心工《学校唱歌集》，王引才填词）

一百年前，小船上的冯友兰可以看到长江里轰隆隆的机帆船，甚至还有英国人的军舰停驻在汉口码头。沿着长江和汉水岸边，有上百家近代工厂的烟囱，在汉口沿江的繁华路段，能看到英国驻汉口领事馆和十七个国家设立的银行，西洋建筑里还有中国最早的邮政局、电报局和电话局。这时的武汉被称为“东方芝加哥”。

长长长，扬子长寿扬子寿无疆。人杰地灵相影响，幸福惟吾享。训练兼修养，转瞬十年国自强。黄河北向，珠江南望，兄弟莫相忘。

在冯友兰父亲所在的新式学堂里，已经开始传出这样的歌声。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鸦片战争开始，古老的中国不得不面临现代文明带来的冲击。武汉能得风气之先，和这里的地理位置有关，也与主持洋务运动的晚清重臣、两湖总督张之洞有关。1904年农历新年之前，张之洞奏请修改了新的学制，将各地的书院改为兼习中西的新式学堂，同时废除了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冯友兰父亲任教的学堂是当时张之洞推行新政的一部分，学校的主要课程是教授外语。

早在1898年戊戌变法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鼓吹维新，倡言废科举，办新学。新学课程设置中，就有学堂乐歌的科目。梁启超认为：“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缺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为社会之羞也。”（《饮冰室诗话》）

冯友兰和弟弟妹妹的年龄还小，没法上新学堂，父亲和母亲就在家里教他们识字读书。更让冯家兄妹感兴趣的是父亲从新学堂带回来的新鲜玩意儿。“当时武昌的学校，无论大小都要穿制服。制服上身是一件浅蓝色短褂，镶上云字头的青色宽边，很有点像当时军队穿的号衣。下身长裤，也是浅蓝色。父亲也叫母亲给我们兄弟俩都做了一套。”（《冯友兰自述》）

这位科举出身的父亲还教孩子们唱一种叫作“学堂乐歌”的新式歌曲：“天地泰，日月广，听我唱歌赞学堂。圣天子，图自强，除却兴学别

无方。”在冯友兰晚年的回忆录里，他这样记录唱学堂乐歌的情形：“我们这些小孩也学唱这个歌，其实也无所谓唱，因为本来没有谱子，只要大声念，再把腔拉长一点，就算是唱了。”（《冯友兰自述》）

呜呜呜，汽笛一声飞出黄浦江。吴淞公共新商埠，江门开一锁。炮台旧址无，江底空余活沙铺。西北转舵，回望三十六里烟模糊。

冯友兰和武汉的学子不是最早接触到学堂乐歌的人。此时，沿长江而下一千公里的上海，新学堂里孩子们的制服和歌声已经算不上新鲜。吴淞口的这座新兴城市是比武汉更先进的东方都市，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色探险者都选择这里作为登陆中国的第一站，黄浦江上汽笛声声，街道上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摩肩接踵，四方土语与欧美语言交相斑驳，有钱人家的妇女会去西餐馆吃大餐，到租界看赛马，随时都可以看到、听到新奇的洋玩意儿。和各种西方文明一起传到上海的，还有学堂乐歌。

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兵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枪炮。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咚咚咚敲。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到身体好。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

（曲调来自日本童谣《手戏》）

1903年，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里传出来中国的第一首学堂乐歌《男儿第一志气高》。学校的乐歌课老师沈心工上一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开始教授学堂乐歌，开创了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先河。

沈心工（1870—1947），原名沈庆鸿，上海人，我国近代学堂乐歌作者，著名的音乐启蒙教育家。

早期的的学堂乐歌以旧曲填新词为主，旋律大多采自日本的歌曲，甚至有些曲调被不同的作者，用文言文和白话文反复填上不同的歌词。《男儿第一志气高》就是采用日本童谣《手戏》的曲调。事实上，日本的现代音乐教育也不过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明治维新才开始，这些后来传到中国的乐歌，很大部分又是取材自欧洲和美国。

沿海开埠通商的城市往往更早接受西方文明的冲击，而这时远在内陆的四川乐山县城，新学堂里的各种新式玩意儿还会引来无数人的围观，体操课让四川乐山的乡下少年郭开贞感到极为新奇。多年以后他还记得十三

岁时看到的情形：“那时候的体操课真是有趣，在上体操的时候差不多一街的人都要围拢来参观。那时候立正不叫立正，叫奇奥次克，向右转是米拟母克米拟……走起脚步来的时候便西、呼、米，西、呼、米的叫着。大家都莫名其妙，只觉得有趣，又觉得好笑。这些奇怪的口令在当时的人自然觉得是真正的外国货了。”（《我的童年》）

写这些童年回忆时，郭开贞的名字已经改为大家熟知的郭沫若。他小时候听到的奇怪口号是日文，许多新学堂的教师都是从东洋留学回国，当然体操课的口号也是搬用日本的，不加翻译。

1906年春天，郭开贞考入了乐山县高等小学堂。学校以前是座寺院，门外的戏台已经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学校的正门，戏台前的广场成了学校的操场，操场左边有自习室，右边有学生寝室，而大殿则是上课的教室。

在他们班里，三十岁上下的学生居然占了一半以上，还有的已经考得秀才的功名。学堂里增加了算术、地理、音乐和时政等新科目，而老师大多数是过去县里从科举出来的廪生、贡生，对新课程其实也只是一知半解，但郭开贞还是学会了好些学堂乐歌。

学生学生学生，读书要用心。平上去入四声，字字要彻清。音要准，读要勤，讲解要分明。字音字义要留心，进步自胜人。

（《读书》，曲调来自法国民歌）

新学堂里还有运动会，年纪小的同学在这些体育活动中往往就会很吃亏。比郭沫若小两岁的吴宓也是在1906年十二岁时开始上新学，他念的是陕西宏道高等学堂。

吴宓也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在他的记忆里，那些比他大许多的同学身材高大，体育课上领队在郊野奔跑时速度很快，完全不顾吴宓这些刚十来岁的小同学。吴宓跟在后面越野跑步时总是力不从心，这让他一直很苦恼。

和郭沫若、吴宓年龄相近的冯友兰进入新式学堂的时间要稍晚一点。1907年，冯友兰的父亲病故，母亲带着他们兄妹三人举家回到故乡河南唐河。

冯友兰记忆深刻的还有一首学堂乐歌，曲调依然是当年流传最广的《男儿第一志气高》，拗口的歌词是对孝道和父母养育之恩的歌颂：

年少年儿童进学校，第一学孝道。父母生我多辛劳，乳哺又怀抱。出入顾复不辞劳，罔极难思报。你看林间乌鸟，尚能反哺把亲孝。吾曹若不尽孝道，何以做英豪。愿我同学事父母，大家尽孝道。

（《男儿第一志气高》曲调）

冯友兰的母亲粗通文字，抚养和教育三个孩子的责任由这个勤俭干练的家庭妇女一人承担起来。科举制废除后，冯友兰的母亲对孩子们的出路有些惶惑，对于冯家这样的耕读世家，还得把孩子们送出去读书才可以成为斯文中人。按她的折算，根据当时清朝的学制，到县城读完小学算是秀才，到省城读完高等学堂算是举人，到北京设立的京师大学堂毕业可以算是进士了。冯友兰的母亲最后决定把他送到开封去读中学，但是在二十世纪初的多事之秋，他的学业并不那么顺利。

冯友兰在开封读了一年多中学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第二年，满清皇帝溥仪宣布退位，新的国民政府成立。随后，国民政府陆续改定学制，彻底废除科举制度，明确规定了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体制，承认女子接受教育的权利。《男儿第一志气高》也被填上了新词，歌颂新时代的来临。

国民第一资格高，年纪无老小，讲求学问不辞劳，知识开通早。敦品励行重节操，道德真紧要。体育功夫深造，体健身强脑力好，共和程度一齐到，全球人称道。二十世纪我同胞，国民资格高。

（1912年，无锡的华航琛仿照沈心工《男儿第一志气高》的曲子，填写了《共和国民》）

辛亥革命爆发时，各个学校纷纷停课放假，冯友兰也回到唐河老家。在回家的路上，途经驻马店时，冯友兰还意外地发现了父亲当年进京赶考时在小旅店的墙上写下的诗句。回家后，更让冯友兰意外的是，他的母亲已经是当地女学的学监了。母亲告诉冯友兰，她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叫吴清芝，还印了名片。这是母亲第一次走出家庭，到社会上办事。

十六岁的冯友兰非常欣慰，他后来在自传里写道：“她（母亲）本来

是极有才干的人，有机会到社会上做一点事，自然很高兴，心情很舒畅。”
(《冯友兰自述》)

开风气之先的仍然是长江三角洲一带的城市。1914年，八岁的周有光 and 全家从常州迁居到苏州，和许多同龄人不同，周有光没有上私塾，而是直接到新式学堂上小学。学校上午九点钟上课，下午一般就是“游艺课”。游艺意出孔子的“游于艺”，包括古文、书法、画画、音乐、打拳、军乐等等，学生可根据自己兴趣每学期自由选择。

周有光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里已经男女同班了，不过男女同学一般很少接触。上课前男生先坐好，边上留一过道，由女老师把女生带进来；下课时女老师带走女生后，男生再出去。课余的时候，女生还有专门的休息室。中午送饭，哪怕男女同班，也要分别送；放学回家，男生可以自己走，女生必须由家里人接送。

光阴似流水，不一会，落日向西垂，同学们，课毕放学归。我们仔细想一想，今天功课明白未？先生讲的话，可曾有违背？父母望儿归，我们一路莫徘徊。回家问候长辈，温课勿荒废。大家努力呀！同学们，明天再会。

(《夕会歌》，改编自一首源远流长的民间乐曲《老六板》)

同样是在最早接触到现代文明的城市，天津的万家宝就没有上过新式小学。他的父亲万德尊是清朝光绪十年去日本的官费留学生，辛亥革命后在直隶卫队任标统，但他不放心让儿子到新学堂里去上学，特地聘请了一位旧学根基很好的亲戚，到家里来为儿子上私塾。

私塾的生活乏味而且苦闷，幸好家里并不约束万家宝的课外阅读。当时开明书店出版的《少年》杂志成为他的最爱，《少年》的内容丰富多彩，童话故事、科学小品、散文都有，这些新的少年读物，更能激起他的想像和兴趣。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都德的《最后一课》，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撒克逊劫后英雄略》，都能让他在幻想的国度里浮想联翩。

四十年后，已经是著名剧作家的曹禺在回忆录里写道：“那时和我一起读书的小朋友，他叫王傻子，很可爱的。他父亲是个买办，不收

他的学费，他有时拿两袋棒子渣来，作为给老师的礼物。我俩经常到铁路旁边去玩，还一起坐车到光明电影院去看无声电影。”（《曹禺传》，田本相著）

汽笛一声呜呜吹响，火车开步走，离开新桥车站风驰电掣不停留。穿过夜空，但见爱宕山中景色幽。皓月当空，她是旅客们的好朋友。

（《铁道唱歌》，曲调同《扬子江》）

喷吐着浓烟的火车从面前风驰电掣般飞驰过去，闪光的双轨向远方延伸，遥远的天边总让少年时的万家宝感到神秘的诱惑，陷入一种莫名的憧憬之中，直到小朋友喊他，才能从这境界里醒过来。

四年后，万家宝终于也能到学堂去念书，他在南开中学完成初中和高中的学业，然后去日本留学，最终成为著名的剧作家。

周有光毕业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之后去欧美留学多年，是中国最早的金融专家，新中国成立后，他改行从事语言学的工作，为现代汉语的规范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吴宓毕业于清华大学，后来在哈佛大学完成硕士学业，是清华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国学大师。

郭开贞在辛亥革命两年后去日本留学，大家熟悉的是他的笔名郭沫若，他是著名的文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冯友兰如母亲所愿毕业于京师大学堂，留学哈佛大学时师从经验主义哲学大师杜威，回国后任教于北京大学，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学家。

二、启蒙

燕燕！燕燕！别来又一年。飞来！飞来！借与你两三椽。你旧巢门户零落不完全，快去衔土，快去衔草，修补趁晴天。

燕燕！燕燕！室内不可留。关窗！关窗！须问你归也不。你最好新巢移在廊檐头，你也方便，我也方便，久远意相投。

（《燕燕》，1906年，沈心工填词）

“这首歌都一百岁了，我才九十二岁。”钱仁康听着老唱片说，“小的时候我妈妈教我唱过这首歌，那时候是春天，无锡的春天很美的。我妈妈在河边洗衣服，我那时候小，还没上学，也没事干，就跟着她，她就教我唱这首歌，她唱一句我唱一句……”

这首诞生在一百年前的歌曲描绘的是江南春天的景象。九十二岁的钱仁康是原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著名的作曲家和音乐史学家，他撰写的《学堂乐歌考源》收集了现代音乐进入中国时最广为流传的歌曲，即学堂乐歌。一百年前，随着西方文明与古老的中国相遇，现代音乐也进入当年孩子们的记忆里。

在那个年代，童年记忆里总是飘荡着学堂乐歌遥远的回响。这首《燕子》的词作者沈心工，是上个世纪初中国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之一，学习西方文明，来改造积弱已久的中国，是他们共同的目标。

在有新式学堂之前，中国儿童接受正规启蒙教育的场所是学塾，根据经费来源的不同，大致分为家塾、宗塾、义塾和私塾。

1892年初春，十一岁的周樟寿走进当时绍兴城里最著名的私塾，开始正式上学。三十多年后，已经成为鲁迅的周樟寿在回忆自己儿时生活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写道：“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的先生的家了。从一扇黑油的竹门进去，第三间是书房。中间挂着一块匾写道：三味书屋；扁下面是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没有孔子牌位，我们便对着那匾和鹿行礼。第一次算是拜孔子，第二次算是拜先生。”周樟寿很快发现了私塾里最好玩的地方：“三味书屋后面也有一个园，虽然小，但在那里也可以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的没有声音。然而同窗们到园里的太多，太久，可就不行了，先生在书房里便大叫起来：‘人都到哪里去了？’人们便一个一个陆续走回去；一同回去，也不行的。他有一条戒尺，但是不常用，也有罚跪的规矩，但也不常用，普通总不过瞪几眼，大声道：‘读书！’”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闰馀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岗……”

学塾里没有歌曲，能唱出来的是这种三言或者四言的古老韵文，最著名的启蒙课本是《三字经》、《百家姓》和《千字文》，合称为“三百千”。《千字文》是南朝梁代的周兴嗣撰写，流传到清代末年一直使用了一千五百年，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使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识字课本。全篇一千字，没有一个字重复，仍然能组成一篇音节铿锵、条理清晰、知识丰富的优雅美文。

每个读过学塾的人都要背诵《千字文》，号称“天地玄黄喊一年”。过了识字这一关之后，就可以开始学习四书五经了，而学习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背诵。和《三字经》、《千字文》一样，四书五经的背诵也有各自的腔调。

九岁那年，江苏常州的赵元任开始跟父亲学《左传》。

六十多年后，赵元任写回忆录时还记得背书时的情形：“念四书有四书的调，念诗有念诗的调，念古文有古文的调……《左传》又是像古文那么念的，腔调拉的又婉转一点。我还记得我父亲第一次给我上《左传》，我听里头怪不好意思那么样儿哼哼儿，还哭了一个。”（《从家乡到美国——赵元任早年回忆》）

“背书为什么叫作背书？背诵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其实这就和学塾有关系。背对着先生，把书诵出来，就叫做背诵，读过私塾的人都必须要做的事。”周有光回忆道，“各地背书都有各地的腔调，你要我背古书，要用普通话，我就很困难，我要在头脑里面翻译一下。我只知道用方言，用常州话背古书。”

周有光比赵元任小十二岁，都是常州人，而且两个人童年时都住在常州的青果巷。从这条巷子走出的还有一位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瞿秋白。他们三个人均为现代中国文字改革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在遥远的中国内陆，广西桂林六十里外的小山村里，比赵元任大一岁的农家子弟李宗仁也是在上个世纪初开始了他的启蒙教育。和江南的世家子弟不同，他童年私塾的记忆要痛苦得多。

李宗仁记忆中的私塾是这样的：“私塾约有二十来个学童。大家挤在

一间斗室里，每两个共用一张长方书桌，先生却独用一张方桌，放在最易监视全体学生动静的位置。”先生只是要学童们背书，但从不讲解书中的意思，一旦背诵得不流畅，就要被斥责、罚跪或者挨打。李宗仁觉得非常屈辱，五十多年后，他在口述的回忆录里讲：“一班同学都视书房为畏途，提起老师，都是谈虎色变的……我那时宁愿上山打柴，不愿在书房里受苦。”（《李宗仁回忆录》）

放牛放到山上，山上青草长；放牛放到山下，山下百花香。老牛吃得快活，连赞好食粮；牧童玩得快活，山歌随口唱。

（《放牛》，沈秉廉填词，法国民歌曲调）

中国西南地区，风光秀美的山地丘陵比比皆是，学堂乐歌中，也有歌曲描绘亲近田园和大自然的农村少年的心境。

有些地区管学塾叫作“卜卜斋”。“卜卜”是象声词，正是先生打手板的声音。先生们一般还喜欢打屁股和脑袋，大江南北的私塾里都流传着一句话：“《中庸》《中庸》，打得屁股鲜红；《大学》《大学》，打得屁股烂落。”

和赵元任同年、比李宗仁小一岁的郭开贞对在私塾挨打的记忆也是非常深刻。当他用郭沫若的笔名写作时，他记录了自己还是川中少年时的情形。先生最喜欢用细竹条打学生的脑袋，郭开贞回家时经常是满脑袋肿包块，晚上睡觉的时候疼得不能就枕。妈妈可怜他，就给他找了一顶硬壳的毡帽，“这顶帽子便是一个抵御先生刑具的铁盔了。先生打起来只是震天价的响，头皮一点也不痛。”（《我的童年》）

但是好景不长，有一次郭开贞和他哥哥争起这顶帽子来，这让先生识破了其中的秘密，以后打郭开贞，总是先把帽子揭起来再开始用刑。

背书和挨打带来的苦难，让许多私塾里的孩子，在还没有发现学问的重要以前就被吓跑了。湖南凤凰的沈岳焕就是一个长期逃学的顽童，在他后来写的自传里，这个湘西少年这样为自己的逃学辩白：“我的生活充满了疑问，都得我自己去找寻解答。我要知道的太多，所知道的又太少，有时便有点发愁。就为的是白日里太野，各处去看，各处去听，还各处去嗅闻。”（《从文自传》）

离开书房，就可以捉蟋蟀，偷枇杷，到凤凰城外的小河里游泳，看英武的苗人挑着一只死老虎进城，大街上军人用单刀扁担的决斗，听田埂边土穴里大黄喉蛇的鸣叫，一只黄牛当屠夫把刀转进它喉中时叹息的声音，去闻腐草的气味，烧碗处土窑淋雨后放出的气味。因此，沈岳焕能逃学的时候就逃学，不能逃学就只好做梦。当然，被家里或者先生抓住时，仍然少不了再挨上一顿臭揍。

沈岳焕写下自己的自传时，使用的笔名是沈从文。

沈岳焕的逃学生涯因为辛亥革命的爆发而有所改变。1911年，武昌起义引发全国推翻满清王朝的洪流，随后，民国政府成立，科举制彻底废除，普通教育的制度陆续得到改进。

学堂今朝开学，清晨起床早。同学依然济济，殷勤相问好。国旗五色飘飘，旭日正相照。从兹进步愈速，知识日增高。

（《始业式》，1913年出版的《中华唱歌集》，曲调来自法国民歌，与《放牛》同）

民国四年，偏僻的湘西也有了新式小学，沈岳焕进入学堂读书。学堂开设了以前没有的体操课、手工课以及音乐课，沈岳焕也可以像经济和文化发达地区的孩子一样学习学堂乐歌了。

老师们还引进了麻雀牌，这在当时的湘西是新事物，所以教师把这当作时尚来玩。对于沈岳焕来说，新学堂提供了不少的便利。《从文自传》里，他有这样的记录：“学校不背诵经书，不随便打人，同时也不必成天坐在桌边。每天不只可以在小院子中玩，互相扭打，先生见及，也不加约束，七日照例又有一天放假，因此我不必再逃学了。”但沈岳焕最迷恋的仍然是在湘西的山野和村镇里游荡：“我开始学会了钓鱼，总是上半天课学钓半天鱼。我学会了采榛子，摘蕨菜。后山上到了春天各处是野兰花，各处是可以充饥解渴的刺莓，在竹篁里且有无数的雀鸟，我便认识了许多雀鸟，认识了许多野果树。”

沈岳焕在湘西边城的乡野世界里读着学校之外的大书时，上海铁马路南里张家三小姐张兆和开始了正规的启蒙教育。张家是安徽合肥的官宦世家，张兆和的曾祖父曾经当过两广总督，迁到上海后，家里特地请来一位

姓万的女老师给姐妹开蒙识字。

虽然是大家闺秀，老师也是一位女先生，但是张家三小姐的私塾生涯也少不了挨打。她的二姐张允和后来回忆，一同念书的三妹兆和最淘气，“但她有本事，挨打挨罚，不哭不跳不反抗，闷着头不吭声，老老实实接受，罚完了接着惹事，所以她挨打手板的次数最多。”（《张家旧事》）

张兆和的父亲张吉友本来想到上海开工厂办实业，但并不成功。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张吉友倾尽所有开办教育，1921年在苏州创建了乐益女中，并且亲自撰写了校歌。

乐土是吴中，开化早，文明隆。

秦伯虞仲，孝友仁让，化俗久成风。

宅校斯土，讲肄弦咏，多士乐融融。

愿吾同校，益人益己，与世近大同。

许多历史悠久的中小学都有自己的校歌，这种类型的学堂乐歌往往用词古雅拗口，虽然用意深远，但流传不广。

张兆和也跟几个姊妹一起，离开闺房，到学校开始接受新式教育。算术是不受欢迎的课程，音乐和舞蹈则是姐妹的最爱，家里还请来舞蹈老师，置办了练功服和软底鞋。张兆和嫌自己在照片里不美，还把照片上的脸抠破了。

张兆和十二岁那年，张家姐妹参加了乐益女中组织的一次远足，这是这些大家闺秀第一次出门去春游，张兆和还与老牛一起拍摄了一张合影。游览完镇江北固山后，张兆和当天的日记是一首七言绝句：“春风吹绿到天涯，遥望姑苏不见家。西下夕阳东逝水，教人那不惜芳华。”

和好动的张家姐妹不同，辛亥革命后，从常州迁到苏州的周有光在学校里的表现要安静得多，他喜欢音乐，还选修乐器，弹月琴，拉二胡，吹笛子。

他当时的音乐老师是刘天华。

许多年以后，已经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周有光到张家登门拜访，他是为张家的二女儿张允和而来。为了赢得张允和众多弟弟的支持，他还

为大家演唱过《卖布谣》：

嫂嫂织布，哥哥卖布。卖布买米，有饭落肚。嫂嫂织布，哥哥卖布。
弟弟裤破，没布补裤。

嫂嫂织布，哥哥卖布。是谁买布，前村财主与地主。土布粗，洋布细。
洋布便宜，财主欢喜。

土布没人要，饿倒哥哥嫂嫂！

周有光最终通过了张家六个弟弟的面试，也赢得了张允和的芳心。
1933年，周有光和张允和结婚，此后两人一起度过了近七十年的幸福婚姻。

同一年结婚的还有沈从文和张兆和。沈从文从偏远的湘西走出来后，
历经坎坷，成为成就极高的作家，并且与张兆和白头偕老。

三、图强

1904年的初春，皖南山区的茶树上已经有了新绿，十二岁的少年胡洪驊走过绩溪县连片的山岭，他的目的地是上海。

皖南地区古称徽州，到处有红土丘陵和山地，耕地少而且贫瘠，但有句俗话叫“无徽不成镇”，说的是徽州人善于经商，只要有徽州人到达的地方，就会开设商铺做生意，让乡村变成小市镇。一千多年以来，胡洪驊的无数老乡走过这样的山路，去大城市的小店铺做学徒，最后成为盐商、茶商或者当铺的朝奉。

胡洪驊四十岁那年感叹当年翻山越岭时的心情：“我就这样出门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里去寻找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个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个慈母的爱，一点点用功的习惯，和一点点怀疑的倾向。”（《四十自述》）

上海此时已是中国的金融中心，每天都会迎接来自世界各地的冒险家，街道上流行着巴黎的最新时装。初到上海，安徽乡下少年穿的蓝色夹袄、绛色呢大袖马褂就被人围观笑话，但这里也是他的梦想之都。在胡洪驊到达上海的那一年，沿袭千年的科举制度被废除，全国的新式学堂已